

劉繼<sub>絲</sub>莊先生廣陽雜記

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卷之二

馬紹先山東長山縣長白山人其尊大馬自圖孫在史甲著

人紹先嘗患病夜不得寐醫皆不效乃自以其意為圖圍十餘畝就操耒耜學為圃于其間久之疾愈是亦可為善治疾者矣壬申春日于茹司馬署中與虞臣臥地看楚地全圖圍縱橫皆大餘不可張挂而細如毫髮余既短視立則茫無所見遂鋪圖于地而身臥其上俯而視之楚地全局見其梗概矣命虞臣執筆于側書身所經歷諸水道所恨者無畧畫則里至不能詳畫耳自晉顧作準望當作晉裝顧為地圖之宗惜其不傳于世至宋朱思本縱橫畧畫以五十里為一方即準望之遺意也今之職方圖記即用此法非此則方向里至皆模糊不可稽考然其事甚

難至十里一方則竟無從著手。四至八到方方湊合。求其毛髮不夾難矣。今之輿圖奉旨所寫如此已足。彼若為畧畫是自窮之術也。

王而農先生住查江在衡州府西南約九十餘里。而農諱夫之衡陽縣人。壬午舉人。與兄介之弟參之皆為時所推重。先生之父王修戾先生諱朝聘一字逸生性篤孝友。衡守李公燾嘉其行為表其父瑩以旌之。少從伍學父先生游。學父諱定相一字玉鉉。衡州人。與李若愚魏說為文字友。游講席得二王羅李之要。博綜天文地紀人官物曲兵農水利之學皆淹貫。早歲喜吟咏。因選漢魏以來十一代詩文各成一部為詩文二壘。嘗謂詩文古今未有合一者。合詩于文則文不宣。合文于詩則詩不達。

情以貢入南雍閉盱衡中土見廟謨顛例上安民定亂十三集  
奉旨存部天啓三年疾革呼修彥先生曰丈夫不死于婦人之  
手子丈夫也吾死子手矣遂逝著有風雅集劉繼莊曰伍學父  
疾革時獨呼修彥先生而託死焉余觀其意詎止目其妻妾為  
婦人哉王氏父子末平行徑果丈夫也則學父為知人矣修彥  
先生既得其學已而走安成亭州以廣其識力比歸而鄒東卯  
泗山先生講學于南岳遂受業焉天啓辛酉闈試主考修彥期  
識之語觸副主考不得備遂置副榜因以貢游北雍會烏程葉  
均選即承意旨索賂遂投袂歸閉戶潛修鄉人化之州縣長聞  
風造請皆以疾辭不見所授生徒咸知名士同郡譚允劼歐陽  
珠周應詔歐陽謹夏汝弼文之勇劉近魯及濠州馬之訓其著

者也。後臥病南岳蓮花臨終戒其子介之夫之曰。吾幸全首領。固願從先人墓下。而時命如此。不欲以遺骨經城市。得葬此峰下。斃片石于墓道。題曰明處士某人之墓足矣。遂卒如遺命葬之。其仲子參之先歿。參之字立三。性至孝。壬午將就鄉試。以父母春秋高不行。癸未流賊隔衝走匿山中。不就偽試。偽吏呈不順者以參之為首。幾不測。會賊去乃免。為文婉折有風度。受知于督學芝田周公學。一爾思選未仕卒。而農先生于壬申歲己八十矣。隱居山中。未嘗入城市。其學無所不窺。于六經皆有發明。洞達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錢耳。

余聞張獻忠來衡州。不僂一人。以問妻。聖功則果然也。

○揚子兩為余言。臺灣賜姓公之賢。以為諸葛忠武。郭汾陽岳武

穆俊之一人也。賜姓少時，思文帝絕愛之。其父芝龍懷逆謀，賜姓婁諫以專朝廷。恢復中原，遭其父之怒，罵俊芝龍馮遠皆提兵出關。思文詔賜姓謀，賜姓勸思文出關。思文曰：芝龍馮遠朕將誰依？賜姓曰：臣父臣叔皆懷不測，陛下宜自為計。與帝相持，痛哭。帝曰：汝能從我行乎？賜姓曰：臣從陛下，行亦何能為？臣願捐軀別圖，以報陛下。此頭此血，愬之已許。陛下矣。思文出關，賜姓遂入海，聚眾至數萬，據廈門金門，而芝龍已降本朝矣。思文至部武，知大勢已去，有二宮人縊死，勅取三指皆釘之。而出，則皇后曹氏亦在其內也。嗚呼！思文皇后之死，在行在烈，皇后之死，在宮中。永明皇后之死，在係虜，雖先後不同，其成仁取義則一也。思文從此不知所之。賜姓之妻董氏，其父諱颺，先號沙築。

晉江人先朝進士于兩之表叔也于兩與賜往幼同筆研賜姓既據廈門沙纂住金門後于兩以貧困住于沙纂賜姓知之召至廈門遂留之表奏永明授以兵部車駕司郎中以其未曾蓄髮遣之往來京師永明以延平王爵封賜姓而賜姓不敢受也清使之往招撫之而賜姓不屈也曰和則可矣奈何曰撫大國若存此彈丸之地于海外以延有明之一綫請從安南朝鮮之例不廢貢職大國苟不以為然也則亦誰命耳上知撫之不就也召芝龍溫語曰汝子有書至乎汝知廈門撫議之就乎芝龍曰臣不知也亦無書來上曰汝子誠反矣汝無罪也已往不究今後汝子使人來汝即以聞芝龍得旨未兩日而于兩適至都門既幾不測幸芝龍以方得旨而遽有人至恐上

見疑遂命于兩走得脫。後為人告發，發遣芝龍于關東。後遣大兵征廈門，賜性命。唐人遷徙空其地，以誘清兵。舟楫之費皆賜姓任，于兩不知以為賜姓。素廈門也，事則敗矣。遂徙其家人于內地，而身送之。既渡海，肩輿行，與清兵遇，遠望見，亟取田塍閉閘道以走清兵。追之，馬輒陷，其道非土人不知也。走匿村中。田夫則于兩之故僕少焉。已發兵圍而授之于兩，薙髮以免，而置敵黨。故執于海濱渡口。若由此以濟者，然清兵信之。清兵渡海而敗于兩，從此亦不得復歸廈門。然以其兄同蘇立，在廣東不敢出投誠，賜姓軍法。凡有一人投誠，則其宗族皆在必誅。故也。蘇立與許隆、楊文廣皆廣東尚王之客，為尚王行商海上，頗跋扈。尚王患之，醜殺文廣。蘇立許隆自此與廈門結連不可殺。後



蘇案未字存  
是未字之說

蘇立乃為一游兵所殺。其事揚符五曾為余言之。尚未詳其顛末。更當留心。文廣之子。今候補同知。昨從湖南北上。留于兩處一宿而去。賜姓之死也。面目皆爪破。曰吾無面目見先帝及思文帝也。余曰。賜姓提一旅之師。伸大義于天下。取臺灣。存有明正弔于海外者。將四十年。事雖不成。近古以來。未嘗有也。賢于文信國遠矣。然賜姓既死。無人繼起。則其當日成就人材者。必不得其道矣。亦未聞有非常之人為之輔也。于兩曰。慈是何言也。吾閩向為文勝之邦。今一變而為用武之國。居方鎮。握重兵。十之八九皆閩人也。姑以我晉江一縣言。則一公二侯二伯。其餘任將帥之職。居八座者。共十有八人。若通八閩計之。指亦不勝屈矣。前此阿羅斯之提。昨歲阿魯特之退。皆款親家林興珠。

之功也。興珠今老矣，持藤牌而舞，辟易萬夫，前雖八尺，後退一丈，不可敵也。諸如此者，實繁有徒。瀕海之地，風土柔弱，一變至道，伊誰之力？凡此皆賜姓之餘勇也。其成就人材為何如耶？余聞此言，爽然若失。雖然，武勇之士為他人所賈，多至富貴，忠義之士則從未之聞矣。慨然曰：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平遂投箸而起。

黃石齋先生被執拘禁中，洪承疇往視之，先生閉目不視。洪既出，先生舉筆疾書一聯曰：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洪恩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蓋成仇與承疇同音也。揚于兩云。

衛山縣城外康王祠，內有閣臨瀟湘，上扁曰水月林，高爽軒豁。東南向，望月為最。中奉義勇武安王，顏曰雲拂潭空，柱聯曰樓

外山川知是何年圖畫。檻前烟雨須看此日天工。中尊三韓孫  
維震題也。

湖南多異術。凡肢體折傷。以符水某呪治之。立刻可愈。前向禹  
門見余傷臂。殷勤言之。又作字與向亦周。必令此輩一看。若猶  
可治。何憚而不為。余不敢辭。故至衡山時。亦周與術士二人偕  
來。視余臂。言傷已老。須使之脫。而後符水可施。必也頻頻舉動  
力不勝任。則再腫痛。然後可為也。余此臂已安之如命。且亦無  
大礙。不廢作字揖讓。亦何苦而必欲為此。遂笑謝之。

南岳紫蓋峰下有羅克生者。豪傑士也。隱居不仕。以詩酒自放。  
以朋友為性命。四方之客至南岳者。必延適其家。盡賓主之禮。  
款宴連日夜。陪游山林。朝夕不倦。故戶外之屨恒滿。尊中之酒

不空過衡山未有不識克生者且熟諳南岳典故問無不知惜  
于辛未之秋去世今山中無後人矣。

衡山縣正當南岳之東自縣治西南三十里為岳廟南岳之都  
會也九仙觀則在岳廟之北十里余考南岳山形正西北向湘  
御縣乃其正南衡山岳廟反在其背周回八百里迴雁為首岳  
麓為足游者非經年不能盡五峰以祝融為最崔魏雲中非極  
之晴眼不見其頂登此則諸峰皆在目前矣游岳不登祝融猶入  
也朝不見天子會靈山不睹釋迦也。

祝融峰之東南有福嚴寺乃思大禪師飛錫所定之福地三生  
骨塔皆在焉而懷讓大師最輪垣與馬祖之磨鏡臺中皆在其  
側石頭布遠之見相寶塔亦不遠李鄴侯之祠即在寺左夫

思大乃天台智者本師，親受三種止觀，而懷讓希遷，又五宗鼻祖。然則若宗若教，皆發原于南岳。地靈人傑，信有然矣。

衡山與夫矯健冠天下，走及奔馬，上峻阪，走獨木危橋，與在肩側，其足遠馳，二分在外，與平如衡，無少欹仄，吁亦異矣。

九仙觀有壇，曰九仙壇，在南斗注生殿前西階下。一巨石與地平而稍高，如我蘇虎印之千人石，差小特四分之一耳。壇面鐫六字，字大如屋，曰九仙飛昇之壇，作兩行，東西向。通楫蕺鋒，法顏魯公麻姑仙壇醮化，極小而為極巨，氣勢逼人，旁有款識，盡鑿去，不知何故。案九仙皆晉宋齊梁間人，雲笈七籤詳載其事，其飛昇皆有年月。

南岳五峰皆環拱祝融，惟祝融是向，獨紫蓋一峰，直走東北，別

為一支杜少陵望岳詩所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也。

南岳水簾洞即所謂朱陵洞有石刻朱陵大虛四字為道書第

三洞天山上有泉至洞門如垂簾狀洞口有石方正可坐可抵

在水中此句當有脫誤上刻冲退醉石四大字尤仙云此洞與羅浮相

通彭禹峰云字鷄瀑水石上為水所激濺不知若干年矣字形

模糊固無恙也

岳廟前乃四通之衢百物輻湊列肆而居者數百家無異五都

市中岳坊刻天下南岳四字相傳為宋徽宗筆柔媵如婦人無

天子氣且與南岳不相稱南岳不在天下得無倒挂天上耶

韓公祠即所謂雲開臺也祠門西向堂中奉韓文公木主懸之

梁際亦剝落不堪折而北有堂南向中供觀音大士像寺祠僧

所居在焉嗟乎今天下之書院祠祀十之八九皆舟之以僧名  
不正言不順莫此為甚儒有書院而無主持其事之人僧則不  
居蘭若而為俗士守祠是何異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也且昌  
黎早生以闢佛為事今乃與佛同處而奉事香火者皆僧僧豈  
皆大顛哉無怪其烟寒火冷木主傾歎也衛生乃起而爭之以  
取僧賄不亦悲哉

祝融距岳三十里雖高插雲漢而路稱平坦石磴逶迤可騎可  
輿為南岳之一勝但輿須二人以布兜之杖之前行俗呼緯夫  
猶舟之逆風以牽百丈者也

余案蔡九峰言岷山之支為衡岳盡于洞庭之西縣互八百里  
山列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潭九井山

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蓋天柱，夫容，石廩，祝融，高九千七百三十丈，餘皆高四千五百丈。從天柱峰起祖脈，歷師子，烟霞，過南天門，翻身一支盡于祝融峰，直下一支逸至朱明峰，首結岳廟。昔陳隋間，思大禪師登祝融峰，與岳神會，神曰：師何來此？師曰：求檀越一坐具地。神曰：諾。師即飛錫以定其地。今福嚴寺是也。神曰：師已占福地，弟子當何居？師即轉一石鼓，下逢平地而止。今岳廟前一石，是此岳定基之始也。唐制規模宏闊，直擬皇居。歷唐至今，禋祀弗替。韓昌黎詩所謂粉齋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當年廟貌亦可想見矣。宋范至能有駭鷲<sub>誌</sub>，記唐制甚詳。淳熙二年，廟災，令有司給錢五千緡，粟三千斛，後新之。元以識文有朱明字，乃于朱明峰下截斷龍脈，引水過廟後，又建



黑神祠以衛赤帝不知太祖以朱氏起兵滅元國號有明應實  
在彼而不在此也此與亡秦者胡事絕相類元復有虞世魁重  
修南岳廟記歲久頽毀正統壬戌楚之藩臬檄長沙衛州共建  
其高弗及舊五尺忽風雷交作白晝晦冥密視其柱已徙去半  
里許矣官民畏悚謝過復崇制如初久之復圯至成化庚寅知  
府樂平鄭<sup>冕</sup>給事中郡人劉昊相繼題請巡撫繁昌吳琛任其  
事出公帑三千金命衛州衛指揮同知王綱往市川江巨木得  
楠四十五章以充棟梁之用餘木取之近地凡四年觀厥成商  
輅記焉至嘉靖壬寅前門暨兩廊圯廢殆盡正殿穿漏階除鞠  
為茂艸分守藩司甯夏潘九齡請上重修得荒銀一千七百餘  
兩乃估買故雍藩廢府房七十間府在衛州後桂王府即其地

也。別駕楊公美冕修完東廊四十八間，西廊三十五間，後副都御史金公燦委即王王道補完西廊一十三間。凡五載落成，劉敞記焉。正殿七十二楹，崇七十二峰之數。正坐于午，向紫石氏星經云：南宮赤帝，其精朱鳥，司夏司火。南岳姓崇，名堂，即神農為赤帝治南方者。黃帝定五岳，以潛霍為衡之副。漢武帝南巡狩，以衡山遠，遠使南岳之祭于廬江潛縣之霍山。然不過一時事耳，非古今不易之定位也。正殿後為謹身殿，聖像高二丈八尺，象天二十八宿，圭長七尺二寸。自唐虞三代，舉望祀之典，秩視三公。唐天寶中，加王爵，宋真宗易以帝號，至明太祖始奉之。惟曰南岳衡山之神，為百王不易之正祀。洪武四年，賜黃合一重一斤，祭則奉香以獻，銅香爐巨不可圍，今皆亡矣。鐵鐘二共

約三千斤，一以司晨昏，一遇朝使大祭，聲先振焉。顏曰：百王秩禮，星沙吉藩，筆也。臺東淨瓶以注水，西爐以藏火，中香爐，磴高丈餘，桂藩所築，磴下御祭臺，五鳳樓，東西演樂亭，東西北廊房，共九十六間，東廊銓德觀，又名宰牲埽，西廊口忠靖王趙葵宋學士也，其父夢岳神降生，後立大功，為祭祝監牲神，再下為南臺寺，次嘉應門七間，謹身殿，後為廣生殿，崇禎壬午暮春，有龍出水漲洗，去其殿，神像亦順流而下，至龍隱港而至，夢報住持迎歸之，右轄神廟，神有殊勳于岳，姓陳名尚，歲時享祀，左有老萬壽宮，新注生殿，後宮奉聖父聖母，適地生石，筍如二人形，彫鏤成之，右列太子像，又其後為接龍橋，即元人鑿斷龍膠之地，有朱明亭，凡游觀者皆宴樂于此，後大勳有碑記其事，曰：嘉靖

壬午上以震位方虛遣官祝釐名山。大司徒劉凝齋曰：衡岳舊水道由東北直達廟前，而西南以會于湘。自元鑿窟後，引水以斷龍脈，而太祖龍飛已應朱明之讖。世宗降生于郢，皆其兆也。茲者皇嗣未廣，心竊念之大勲。于是上其議于兩臺，出藏金若干兩，命知縣車鳴鑾經理之。運河土以填後龍，使新潮由集福碑方，歷萬壽宮，左跨東街，以歸于橋。隄南成而皇子生，嗚呼亦奇矣。此南岳廟未燬以前之規模梗概也。邑人吳士寅游小引詳記之。至戊子冬，為順治五年，潰兵經過，四出擄掠，衝沙二郡富商大賈皆避入南岳，爭以財賂布帛貯岳廟複板上，板距地數十丈。其道以神像為梯，履神之身，手肩臂以及頭目顛頂而上。藏貨財數十萬，無何潰兵至，縛廟祝，四加拷打，不勝痛楚，告

其處引而登焉，覆板之上不通光，遂持炬而登，遺火延燒布帛，不可撲滅，殿燬，火半月不熄，并謹身殿後宮蕩無存矣。惟中門以外不及于火。越二年，定藩內書院黃惟燬，改門樓為殿，權設帝座像，稱殿高，高大有六，稍如舊制。辛丑夏，衡宰宦士民，又從而廣之。太守劉公進禮復新之。衡岳廟廢興之大概如此。

衡山朝岳門佛子坳，有子抱母樹，如孩提之童，依依膝下，見之令人動孺慕之悲。後為愚民所斧，今不可得見矣。

余聞普陀法門，以唱韻為小悟門，其中必有奧，與余所悟四字無迥異者。然求之二十年，吳楚燕齊之僧，無能言其學者，抑又何也。

衡山水月林主僧靜音，饒余蘭林茶一包，罈茶一瓶，蘭則安切。

音鑽平聲。衡人俗字也。此茶出石罇中，乃烏銜茶子墮罇中而生者，極不易得。衡岳之上品也。最能消脹，瘴土音以字書音罕。曰其味辛，與黃豆同煮，以罇釀之，而沃之以鴈醋，久之辣極。與京師之辣菜味同，而鮮美過之，以芥為之。以上疑脫辣菜二字而瘴亦芥類也。二物雖皆土產，然佳妙。杜少陵詩曰：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今日之謂矣。

長沙小西門外，望兩岸居人，雖竹籬茅屋，皆清雅淡遠，絕無烟火氣。遠近舟楫上者，下者，飽張帆者，泊者，理楫者，大者小者，無不入畫。天下絕佳處也。

梁質人留心邊事已久，遼人王定山諱燕贊為河西靖逆侯，張勇中軍與質老相與甚深。質人因之徧歷河西地，河西番夷雜

沓請逆以足病諸事皆中軍主之故得悉其山川險要卻落游  
牧暨其強弱多寡离合之情皆洞如觀火矣著為一書凡數十  
卷曰西垂今略歷六年之久寒暑無閒其書始成前在都中余  
見其稿果有用之奇書也方輿之學自有專家近時若顧景范  
之方輿紀要亦為千古絕作然詳于古而略于今以之讀史固  
大資識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須歷鍊也此書雖止西北一隅  
然今日之要務孰有要過于此者在都門息息衮衮无片刻之  
暇不得錄一通為恨蓋其書規模雖定尚未脫稿塗改竄滿  
紙須余自錄不可假手他人也地北天南會合莫必每與宗夏  
言而恨之壬申之春余與質人遇于星沙狹路相逢而其書在  
篋別來一載有半質人亦鹿二道途未嘗改訂一字余留星沙

尚有旬餘。趁此光陰，夜以繼日。了此一願，則河西五郡，即為我囊中物矣。書凡五冊，冊各百餘紙，共計五百餘紙。思欲節其繁文，撮其綱要，然不敢太略，亦不下四百餘紙。乃縮為蠅頭小草，卅二成形，一紙可括其三四紙，不過百餘紙耳。遂奮然下筆，與日競先後，夜焚膏以繼之。經始于辛未二月初一日，至二十二日，近盡夷地，暨諸夷小傳，皆錄畢矣。尚有一冊，乃西域諸遠國及蕃邊方略，皆質人未定稿也。此則俟之異日。縱有餘力，亦不必寫。而余書已成，全璧祭何如之。始悟天下事得寸即寸，得尺即尺，不可因循過日。若前者以為日无多，不發勇想，則此書便當面錯過。始而九衛大局已定，繼而邊堡內地已周，終而邊疆諸夷全書已竟，無處不可住筆。此即金唱經六才子中所謂柳



展法也。今已親證之矣。

長沙府二月初間，已桃李盈開，綠楊如綫，較吳下氣候約差三四十日。較燕都約差五六十日。五嶺而南，又不知何如矣。

表堯文盛言湖南之妙，宜卜築于此，為讀書講學地。柴米食物，廬舍田園之值，較江浙幾四分之一。前紫庭亦有此言，將為余買田置舍于衡山之陰，以待四方之來學者，而質人甚非之。以湖南無半人堪對語者，以柴米之賤，而老此身于荒陬之地，非夫也。乃口占一聯云：只圖柴米賤，不顧子孫愚。表梁議論從此參差矣。

長沙有李氏女，其母尼也。年將二十，已許字人矣。忽變為男子，往退婚。夫家以為詭訟之宦官，令穩婆驗之，果男子矣。逆蓬髮。

留辮解足纏易男子裝學剃頭取耳以為業今三季餘矣列肆  
于市質人使人招之薙頭不來益聞其為當道厲中人客襍杏  
羞赧不前耳虞臣同紫華爾散住其肆令其薙髮歸言其聲音  
相貌舉正意態猶儼然是一女子因細詢其原委果然也余憶  
秦西人身之說言女變為男只內腎脫出便是若男變為女則  
決无此理矣說在脈絡圖說中可檢也

長沙至江西路程自長沙至湘潭縣九十里至渌口九十里至  
醴縣三十里至湘東一百里起早至萍鄉縣三十里至慮鎮九  
十里覓舟至宣風五十里至袁州府五十里又覓舟至分宜縣  
九十里至新喻縣九十里新喻屬臨江至黃土鎮七十里至臨  
江府五十里至樟樹鎮三十里至豐城縣八十里至市鎮到

江西省城南昌府共一千零四十里

自衡州由南昌下湖口水路自衡州府三十里至樟木市十五里至七里灘十里至大浦十五里至杜光坪十五里至川州八里至螺師灘十七里至斗禾洲五里至大巖灘二十里進小河至吳集一百四十里至攸縣一百二十里至茶陵州九十里至高鑿若從陸止六十里起旱六十里至潞江十五里至橫塘李田黃梅樹下共六十里至永新縣三十里至容江自容江歷方鵝橋面上馬吉坪上周垣枕石頭敖城劉江正陽渡白水狼湖蘭村共一百六十里至水陽市自永陽歷三批石山頭高沙共一百里至吉塘橋十里至神岡山十里至吉安府在張家渡漁船往贛州水程四百五十里吉安甚難搭船至此停舟問訪自

吉安歷峽江樟樹豐城縣河泊所至江西省停舟由廣潤門至  
南昌共一百八十里由吳城一百八十里出湖縣

符天<sub>一</sub>以馮算四例見示其除法則泰西新式也泰西除法始  
見于算旨前編發揮于西鏡錄此新式大約取自南敦伯舊法  
自上而下逐層以法除實每商一數必一一勾抹新法自下而  
上惟記除餘而已頗為簡便

仲遜述李天生之言曰人若一日不食二三升米飯四五斤肥  
肉如何可以讀得書壯哉斯言精神可想見矣

仲遜又言長安故城漢唐之所都皆在高阜今省城元至正中  
建也移于窪下矣若壅八水則西安之人可使為魚鼈當更考  
之

王智度苦心五十年，白首無成，以其心得著書三部，一攻守心法，凡二冊，若干卷，大約以戚南塘紀効新書為主，均以諸家之說參以心得，皆可見諸施行者，奇書也。其一名兵機類要，凡六冊，若干卷，皆采之通鑑二十一史，以類相從，各有題目，亦粲然可觀，其一尚未成書，則治平諸大要也。

高郵舟中值晚晴，日色始遠，帆上皆作杏紅色，春艸映之，皆成紺綠，眼色為緣，生于眼識，光色與根參相值而識生焉。吾又烏

乎知其所在哉。

杭人歐陽君寵，寵精相術，人稱其重瞳子。余向疑古之所謂重瞳者，皆別有故。若果爾，則眎一物必成兩物，恨不與虞舜項羽智者同時，以求其故。今問之君寵，乃一黑翳如瞳也。歸與宗夏言。

之一笑向曾與之論及故爾

杜稜年早歲曾識王孟津述其言曰書法之始也難以入帖繼也難以出帖可謂入理深談矣然詩文又何獨不然耶

張岫民出其近作一卷中有與泛日本者談海溝之異序曰去西岫東行帆過海溝程居其半其水黝黑約三百里奔流剽急自北而南海為之陷有若溝然故因其狀以名之又有糠洋亦日本必由之路有物浮于海面其狀如糠幾數百里風濤激逐凝聚不散益水脹有以限之也

維揚精忠廟乃梁昭明太子文選樓故址其殿額大雄之殿乃唐顏魯公所書尚有諸天牌位皆出魯公手今為王阮亭易去惟存殿額耳後為岳武穆王改建報忠也其樓聯云一代忠臣

寺千秋帝子祠

張岫民出其所藏霹靂斧二，竹葉符四，皆妙麗瑤異。霹靂斧其一上下相等，下簿如刃，稍具斧形，其一上狹而厚，下闊而薄，底銛利儼然，斧也。中有一空，若受柄者，去首十分之三，去底十分之七，外大可容拇指，中小不能穿小指，而反覆背面皆然，則又示人以決不可施柄也。吁，寰宇之內，莫奇于雷矣。竹葉符長可六七寸，闊七八百分，右偏淡黃色，有自然符篆文，出粵東羅浮山人傳，昔有劉仙栖巖石中，投竹符以驅木魅，竹遂為林，葉符篆亦異物也。

張岫民之丁卯編，乃紀是年所見之古人書畫名蹟也。書則論其筆法，畫則列其圖狀。凡宋元明名人題跋詩歌，悉載于後，而

殿之以顧維岳之品目次第前後附之以詩奇書也。晉王右軍  
氣力帖卷一。晉王右軍二謝帖卷二。褚河南臨黃素本蘭亭序  
卷三。唐碑宋榻化度碑卷四。唐周昉春宵秘戲圖卷五。宋林和  
靖詩帖卷六。米敷文司馬端衡合璧卷七。趙彛齋花卉卷八。  
趙松雪款馬圖卷九。趙文敏蕙石管仲姪竹枝合璧卷十。梅花  
道人水墨山水大軸十一。梅道人風竹長幅十二。元釋雪牕蘭  
蕙卷十三。元胡廷暉山水小長幅十四。曹雲西貞松白雪軒圖  
卷十五。沈石田夜雨止宿圖軸十六。沈石田設色自壽圖軸十  
七。唐子畏折枝墨梅長幅十八。仇實父青綠採芝圖軸十九。無  
名氏獨舞翠盤圖二十。稽史二十一。太原所藏書畫歸南中者  
目二十二。書籍目二十三。共為一冊。蓋是年枝安顧維岳延帥



民于家校訂經史時出其所藏共為欣賞焉維岳吳中第一收藏家故所見之博如此

維揚禹王廟中有巨石一塊埋土中名曰浮山相傳神禹以此石鎮海眼者可發一噓

隆雲師言天台諸師地無賦稅皆刀耕火種以刀薙茅草焚之成灰以薙荀子下于灰內灰猶溫也他物不可種野獸率取而食之矣

天下錢穀摺數每歲所進通共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遇閏加一十七萬七千二百八十二兩內地丁銀二千九百六萬八千六十二兩遇閏加二十萬四千六百七兩一錢雜稅銀七十二萬八千三百九十兩增減不一鹽課三百六

十六萬八千七百三十四兩六錢零遇閏加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一兩六錢關稅銀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三錢各布政司細數列後

一北直地丁銀二百四十四萬五千一十兩七錢當雜稅銀三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兩一錢共二百四十七萬七千二百四十八兩八錢一山東地丁銀三百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兩當雜稅銀五萬八千八百八十七兩八錢共三百三十四萬七千七百九十三兩八錢一河南地丁銀二百七十二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兩一錢遇閏加三萬四千三百四十五兩三錢當雜稅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七兩二分共二百七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二兩一錢二分一山西地丁銀三百一萬八千九百四

十六兩八錢三分過閏加二千三百六十三兩六錢當雜稅銀  
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八兩八錢六分共三百四萬七千九百二  
十、五兩六錢九分、一陝西地丁銀一百五十八萬九千五百  
九十四兩三錢過閏加二萬三千五百二十七兩六錢零當雜  
稅銀四萬三千九百六十五兩三錢九分共一百六十三萬三  
千五百五十三兩九錢、一甘肅地丁銀二十八萬三千七十  
兩七錢九分當雜稅銀一萬八千二百五十六兩七錢共三十  
萬一千三百二十七兩四錢九分、一安徽地丁銀一百六十  
九萬八千九百六十兩四錢過閏加四百一十八兩三錢當雜  
稅銀五萬九千九兩七錢、一蘆課銀四萬一千八百九兩八錢一  
分共一百七十九萬八百六十九兩九錢、一江蘇地丁銀三

百九十九萬六千一百七十六兩三錢六分遇閏加二萬六千  
五百九十三兩四分當雜稅銀一十二萬九千三百八十八  
錢又錢二萬一千六百文蘆課銀一十一萬七百五十四兩九  
錢共四百二十三萬六千三百三十三兩一江西地丁銀二  
百二萬八千二百八十九兩七錢三分遇閏加一萬九千八百  
六十六兩四錢七分當雜稅銀四千三百二十六兩八錢一分  
蘆課銀五千四百一十七兩三分共二百三萬八千三十三兩  
五錢七分一浙江地丁銀二百九十三萬九千八百八十二  
兩九錢七分遇閏加二萬二千五百九十六兩七錢當雜稅銀  
一萬一千六十一兩九錢共二百九十五萬九百四十四兩八  
錢一湖北地丁銀一百一十二萬七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

當雜稅銀二萬一千五百八十四兩八錢，蘆課銀五千一百一十六兩六錢六分，共一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六十八兩一錢。一湖南地丁銀七十九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兩七錢五分，當夜雜稅銀一千六百九十二兩五錢一分，蘆課銀六百八十七兩五錢九分，共七十九萬五千八百九兩八錢五分。一福建地丁銀一百二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四兩三錢，關稅銀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六兩六錢六分，當雜稅銀一萬二千一百一十八兩九錢，共一百二十七萬三千一百二十九兩九錢。一廣東地丁銀一百二十七萬二千五百一十九兩一錢，遇閏加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一兩一錢，當雜稅銀三千四百八十兩，共一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九十九兩二錢。一廣西地丁銀三十三萬八

千六百七兩一錢五分遇閏加一萬一千四百二兩五錢一分，  
當雜稅銀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八兩七錢二分，遇閏加一千五  
百七十一兩二錢七分，共三十六萬四千四百七十五兩八錢  
七分。一四川地丁銀六萬三千三百三十七兩六錢九分，遇  
閏加一千八百三十四兩九錢，當雜稅銀一萬七千七百七十  
一兩一錢六分，遇閏加七百五十七兩一錢五分，共八萬一千  
一百八兩八錢五分。一雲南地丁銀八萬四千八百三十五  
兩八錢八分，雜稅銀三萬一千一百三十六兩四錢八分，共一  
十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二兩三錢六分。一貴州地丁銀六萬  
三千五百三十三兩一錢，遇閏加四百八十六兩四錢，雜稅銀  
一萬二千七百八十五兩四錢，遇閏加八百五十九兩六錢，共七

萬六千三百一十八兩五錢

一關稅銀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三錢

一鹽課銀三百六十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兩八錢遇閏加四萬一千九百四十兩九錢

京省需用俸餉摺數在京俸各色共七百八十萬二千五百八十三兩零各省存留俸餉駟站修河顧料漕項共七百四十一萬五千六百七十六兩各省駐防及綠旗官兵俸餉共一千三百四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五兩細數分列于後

一在京需用列後 王以下滿州官員兩季俸銀一百一十二萬一千九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八厘 漢官兩季俸銀三萬七千九十四兩一錢 蒙古王俸銀五萬九千九百二十七兩

五錢 各部院雜項一百一十七萬三千三百一十二兩二錢

各部院公費銀六萬一千五百一兩七錢

一在京每歲需用兵餉列後 盛京俸餉銀八十五萬二千六百四十八兩八錢 八旗月糧四百一十四萬五千七百三十二兩三錢 八旗拴馬銀一十五萬九千一十一兩五錢 八旗前鋒護軍甲<sup>坂</sup>喂馬銀一十八萬五千六百二十二兩 八旗牛種銀五千八百五兩七錢五分

一各省每歲需用存留列後 北直每歲存留銀七十三萬八千七百八十五兩一錢 山東每歲存留驛站河道俸銀六十八萬五千九十四兩 河南每歲存留驛站額料河工銀四十萬七千四百九十兩八錢 山西每歲存留額料綢價銀三



十三萬九百六十一兩九錢。陝西每歲存留驛站等銀二十  
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二兩。甘肅每歲存留驛站等銀九萬三  
千三百九十八兩九錢。安徽每歲存留漕河驛站等銀七十  
六萬四千六百六十七兩。江蘇每歲存留漕河驛站俸工等  
銀一百二十九萬四千五百二十九兩。江西每歲存留驛站  
經費本折類科銀四十七萬八千四十六兩五分。浙江每歲  
存留各項銀八十三萬二千四百四十五兩零。湖北每歲存  
留俸工驛站漕項茶價三十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七兩三錢。  
湖南每歲存留俸驛站漕項銀一十七萬六千八百二十七  
兩九分。福建每歲存留俸食銀二十一萬七百五十六兩六  
錢零。廣東每歲存留俸食改徵米銀四十五萬五千五百五

十八兩 廣西每歲存留顏料俸工銀八萬七千七百九兩六錢零 四川每歲存留俸食駙站銀四萬二千四百二十二兩五錢 雲南每歲存留錢九萬一千七百九十七兩三錢 貴州每歲存留銀六萬四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

鈔關每歲存留辦銅緞匹顏料貂皮共銀四十二萬九千四百四十兩

一各省需兵餉列後 直隸歲需兵餉銀八十二萬八百一兩

一錢八分 山東歲需兵餉銀三十五萬五千七百七十四

兩零 遇閏加二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兩 河南歲需兵餉銀一

十九萬八千三百五十九兩四錢 遇閏加一萬五千九百七十

兩四錢 山西歲需兵餉銀四十八萬二千六百八十三兩八

錢遇閏加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二兩九錢 陝西歲需兵餉銀  
一百五十六萬五千七百四十九兩遇閏加一十五萬三千一  
百一十六兩八錢 甘肅歲需兵餉銀一百四十八萬七千九  
百二十四兩 安徽歲需兵餉銀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七  
兩七錢九分遇閏加六千四百六十二兩三錢 江蘇歲需兵  
餉銀七十四萬六千四百七十三兩九錢一分遇閏加一萬三  
千九百八錢三分 江西歲需兵餉銀二十五萬八千一百四  
十二兩零遇閏加口萬二百七十兩六錢 浙江歲需兵餉銀  
九十七萬五千四百三十四兩九錢遇閏加一十萬七千二百  
四十二兩三錢 湖北歲需兵餉銀六十萬八千四百六十五  
兩四錢七分遇閏加三萬七千四百八十兩五錢三分 湖南

歲需兵餉銀三十五萬一千四百二十七兩三錢遇閏加三萬二千四百五十二兩四錢八分 福建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兩八錢七分遇閏加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六錢 廣東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五萬八千六百九十四兩五分遇閏加一十二萬五百八十四兩一錢七分 廣西歲需兵餉銀三十四萬六千五百二十兩八錢遇閏加二萬八千六百六十兩 四川歲需兵餉銀六十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四兩六錢遇閏加六萬二千五百五十八兩一錢 雲南歲需兵餉銀八十萬五千九十五兩三錢九分遇閏加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七兩三錢 貴州歲需兵餉銀三十七萬七千一百七十一兩遇閏加二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兩六錢

關稅內歲撥兵餉銀二十九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兩五錢

天下錢糧出進存贖總數列後 每歲進銀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加閏在外，每歲出銀二千七百三十八萬八千五百八十八兩，加閏在外，每歲存贖銀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三百八十七兩

案天下之餉合滿漢之兵，歲需者不過一千三百五十萬而止耳。明天啓、鄭宗周疏云：嘉靖十年，兵餉共六百八十萬。至萬曆四十年後，頗增至四千餘萬。則今之兵餉尚不及萬曆年間三分之一耳。

吳三桂據湖南，兵駐松滋、夔、丙之間。和碩安親王統大兵自江西袁州直趨湖南，兵至長沙之東。三桂聞移，將軍為戰將，不

敢輕敵。丙子二月，自松滋還。軍長沙，距戰梁質人自江西為韓  
非有求援。三桂之意先敗安親，而後授吉安。訂于三月初一日  
合圍。留質人曰：汝于壁上觀吾軍容，歸以語東方諸豪傑也。官  
山在長沙東南，與瀏陽相值。安親王軍長沙，東官山之後。三桂  
軍長沙西，連營岳麓山，亘數十里。軍容之盛，近代未有也。三桂  
欲自與安親王法戰，諸將苦諫而止。皆誓死以戰。三桂坐瀏陽  
門，接質人以三桂命立城上。安親王發兵十九路，自城北馱佛  
寺後布陣至城之西南，長數十里。三桂亦發兵十九路以應之。  
將軍王緒先陷陣，清兵合圍之。數重旂幟盡偃，金鼓無聲。城上  
人盡失色，以為此軍全沒矣。少頃，開交鎗連發，如急鼓。清兵紛  
紛墮騎。王緒軍衝突無前，莫有按其鋒者。深入敵境，獲全勝而

返偽將軍吳應貴者三桂之姪也搏戰為流矢所中貫頤墮馬  
夏國相力戰救之而歸穆將軍追至城下三桂于近城設伏以  
防巨象伏岡下敵至起而衝之清兵披靡而走交鋒者凡三路  
馬寶軍大捷餘殺傷略相當呼聲動天地血戰至日中天忽大  
雨交鎗不得開各敗軍而退三桂初意氣吞官山先發十九路  
餘軍駐岳麓留為更番地不勝則後軍繼之必平官山而後已  
及見應貴傷復值大雨為之奪氣曰天意不測遂入城而守清  
兵亦掘濠不復出

吉王見浚英宗第五子天順丁丑封于長沙六傳至憲王子由  
棟天啓辛酉襲位後流寇犯湖南王與桂王同年奔粵西而死  
今其府基為官倉當年規模猶可想見焉

明初太祖第八子潭王梓封長沙後以妃家坐事國除太祖第十七子谷王穗初封宣府永樂中徙封長沙後以事國除仁宗第五子襄王堪宣德己酉封長沙正統元年徙封襄陽

武夷茶佳甚天下茶品當以陽羨老廟後為第一武夷次之他不入格矣

江西有行水碗卦術者至人家以碗貯水投白米數粒于中立能知其家事凡祖先之姓字相貌年壽一一不爽間有一二字謬者亦必字異音同知之為知朱為猪之類似有人告之者然必有一同行人立門外強執途人而笑之言刺刺不休而空中之人其言如見否則一無所知矣此理之最不可曉者

長沙萬福禪林主僧素默以藏字畫一束求售董元宰臨二王



帖一卷破門石浪和上臨智水千字文陳正言水墨花鳥一卷  
魏國公徐瞻草書大幅一紙董字極佳真跡無疑破門石浪佳  
南岳飛來船下深入晉唐間奧絕無近人蹊徑黃煥軒而後不  
可多得陳正言近時湖南人筆墨有士夫氣非工匠手所能徐  
瞻不知魏國公第幾世子亦雄偉可觀此皆銖目和上所遺以  
鎮山門者素師素價過高余不能酬也遲返之又有石浪草書  
其自作山居詩二十二首別為一體佳絕乃為俗僧借去臨摹  
數日而還則于每字之旁皆以惡札書楷字以釋之如楊升菴  
之釋响屨禹字碑者然見之令人駭絕笑絕恨絕此罪當加于  
焚琴煮鶴數等昔有人以方竹杖贈一僧後問之則已規而漆  
之矣古今蠢人未嘗無對也山居即事詩自寫性靈不落體格

絕無烟火氣。今錄其十八首。一間茅屋不堪誇。不是雲埋霧便  
遮。幸得老來無个事。掃柴<sup>些</sup>竹葉煮松花。石門徑深深路又荒。草  
頭多露月來光。其中亦有忘年者。日日焚香坐草堂。二年來無  
事可當心。一把耬頭斫古今。翻轉溪雲睡去好。長留明月伴松  
陰。<sup>三</sup>山中日日有雲飛。飛的飛來歸的歸。惟有這柴<sup>些</sup>歸不得。留  
為山寺補僧衣。四小橋流水入山幽。一逕松陰腳底收。處處白  
雲堆谷口。家家黃葉墜枝頭。五一村深樹一村。烟村樹深烟斷  
欲連。不斷不連分野色。濃濃淡淡夕陽邊。六昨來相送出柴扉。  
冷霧寒烟溼我衣。一路脚尖深凍裏。溪聲踏作雪聲歸。七十年  
無夢到鄉關。為个蒲團債未還。幸有月來常問二。不知身在幾  
重山。幸得為僧不甚貧。東來西去若雲屯。其中滋味無端的。

手指青山一故人，九山中有事不尋常。雲滿溪來月滿牀，處處  
花枝皆梵宇。山山鳥語說文章，十一間茅屋住山灣。烟霧層層  
石上斑，幾日欲消消不得。看來身在米家山，十一紅霞遠散夕陽  
殘。日暮還家鳥雀寒，茅屋半間雲外出。梅花一樹月中看，十一沿  
門竹外種芭蕉。嫩綠分陰過小橋，乍得一番新雨後。明朝色亦  
勝今朝，十一山黃葉喚秋風。陣陣飛來詩眼中，不是老僧吟不  
得。溪聲送出曲無窮，十一春到春山草木齊。清泉白石燕啣泥，有  
時步出溪頭看。片片春雲挂樹枝，十一踏斷雲根問路忙。春風陣  
陣野花香無心，石上看流水不覺穿雲到草堂，十一山中十月正  
飛寒。打煞梅花雪一團，不及故園青竹子。枝枝葉葉好相看，十一  
日日山牕夢不驚。林頭書卷半公卿，山僧未醒禽先醒。過我巖

邊三兩聲八

文墨師說湖南義象事。吳三桂之來湖南，有象軍焉。有四十五隻，曾一用之。故長沙人多曾見之。象各有一奴守之，與奴最有情。奴死人為之製棺訖，象必束親殮，以鼻捲奴尸置棺中而蓋之。不下釘，人先于曠野中掘地為坎，告象以其處，則以鼻捲板而來，自置坎復為掩土，徘徊留戀垂涕而去。一二日後必復來去土開棺諦視其尸，重為掩蓋。嗣後或一日來，或三五日一來，必侍其尸腐爛人形脫盡而後已。凡象之于奴皆然也。有一奴狡象，私與一婦戲，偕入草屋中。象見之怒，以鼻扞其門，奴恐踰垣而出。象以鼻捲奴，擲之顛撲而下，復以牙觸奴，糜爛而死。象忽自殺其奴，乃從來未有之事。官司拘象而問之，象忽奔逸而

去人皆披靡以為其逃也少焉捲一婦人束置之宦前而自跪  
其官以鼻觸婦人使言婦人戰悸失音久之始吐其實宦義之  
貸其罪別選奴以牧之余謂此象可以為刑官可以為律師世  
人目亂男女之倫者曰禽獸象獨非獸耶胡可以之而詈人也  
歎息者久之

偶與紫庭談及河州西寧涼甘肅等沿邊地方太祖不設州郡  
而置衛者蓋以邊遠重地提此線索于五軍都督府也紫庭為  
之擊節因誦李天生潼關詩云聖主重裳西顧深前星已兆翠  
華臨風雷卜昂渾非故朔漢關基迹至今萬里自天提鎖鑰三  
玉同日貢球琳終憐戰骨峭函左雲暗春邊白草吟第五句亦  
即此意也

質人云今堂子中所視節將軍諱子龍江西南昌豐城之間人少饒膂力家貧事母至孝常遇賊負母而走賊追及之將軍曰吾將避汝汝來尋我是當死也遂與賊戰數十人莫撓其鋒人始知其勇後入行伍以功得官歸有聯云百戰歸來剝得鬢邊白髮千金散盡惟留湖上青山風度亦可想見矣後起為遼東游騎將軍死王事云向在洞庭山華亭李如山曾言之今益得其詳矣

質人言江西建昌有廣濟上人大方師之徒也立關募造建昌之太平橋三年而橋成皈依者甚衆有兵家子逸其姓及貫投師披剃為弟子忽有悟一日于師前作禮曰師父我們去罷師問其故沙彌取草一束手執兩端而穹其中如橋狀以火燒之

作禮而去，至十里外曠野中露地坐化。廣濟師聞之，三日後積薪于野，解別大眾，趺坐于上，舉火自焚。火已及，躋猶端坐不動。舉數珠，擲火外，萬眾環視，唱佛號，聲振四野。師化數日而太平橋忽為火燬，眾始悟前沙彌之焚草，蓋其象也。此事建昌人多有見者。

質人少時猶識大方，後病熱昏夢，走荒山曠野中，忽遇大方偕行數武，私自念言：彼出家人也。我儒者，奈何與之同行？遂駐步看大方遠去，復取別道而走。又遇二人偕行，久之亦失伴行。亂石草莽中，虎迹縱橫，甚可畏怖。遂自悔曰：遁同大方走，或跟定後二人皆不至此。今將奈何？忽見一茅屋，有一人出曰：汝死矣。來此汝欲何所為？答曰：平生所願惟清勤二字耳。其人走入持

屋索而出曰：怎麼則作牛去？遂失聲大叫，往走而覺。此夢亦奇。先生當深思之。

鎮江錢和芑字開少，俊出家號大錯，其弟字馭少，能詩，質人誦其居庸關詩。居庸千尺刺門間，舊是中原第一關。蜀國久通高麗使，邊牆直躡朵顏山。天無私警兵繞息，統有專歸戍自閑。只羨盧龍田子泰，炳然高節邁塵寰。其二云：警警生當戰伐年，南軍正戍白狼烟。鉤輪滄海千艘粟，門接晉祠萬仞天。將略何人雄虎豹，廟謨終歲輦金錢。一從解甲投戈後，博得中原日宴眠。此詩共三首，今逸其一矣。

明成祖非馬后子也。其母甕氏，蒙古人，以其為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宮中別有廟藏神主，世世祀之。不關宗伯有司禮太監。



為彭恭菴言之。余少每聞燕之故老為此說。今始信焉。

躬巷于燕。都曾見一篋中。藏烏思藏歡喜佛像二軀。作男女交構狀。非金非石。非木儼然。血肉也。須髮皆真。竟不知其為何物。鄧子喻。江西人在郴州。助紫庭丈量田地。偶來談及。何督師騰蛟死潭州埋沙港。其地已為人築室于上矣。康熙中見夢于其子。并一老僕言其地。且令扶歸。其子來中。湘如言得之。顏色如生。遂以掖斂扶之而歸。

蕭山縣人來度官滇中。嘗睡去于冥中。列坐審判世間事。亦有千古未結之案。後語人曰。余不久矣。今將實授也。未幾果死。其生時嘗親為堯文言之。

上因修一統志。令天下皆具輿地圖冊。以考疆域道理之遠近。

皆舉于統志館中余向雖曾泛覽然未及抄寫將以俟之異日也。

蕭孟昉太和縣人當可敵國然能應接四方之士躬庵先生每過其家後因韓大任在吉安應接其禮詢上問及之而老于

劉國馬

泉州同安縣人林時山字樓船在臺灣以功封伯後因保舉施琅校叛遭杖削職其子前在都忘其名字矣有書十數卷曰明季紀事自隆武二年起癸亥鄭氏國止皆臺灣事也文筆雖不能矯健而紀載詳明楊子兩在都門曾見之

劉益其言吉安高堯人陳箕南字狂奴其弟陳蓮字二正為草後不藉髮狂奴死于甲午二此隱山中惟一奴供炊子弟外之

不見一人。後因山賊之亂，詣郡縣發兵勦除。兵過其居，見其有髮，以為賊也，執之以歸。縣鄉人皆知其賢，謀劫之，途二止曰：無以我一人故累及一鄉，立諭衆散，使歸報。吾子弟可與拔一具，未縣前，吾將死矣。時知縣蕭恆夜鞠之，曰：吾不忍先朝，逃深山窮谷中，以全吾髮，為聖世之夷齊，一奴外死，他人往來，室无寸鐵，予將何為？知縣審其非賊，諭令剃髮，曰：是不能矣，惟有一死，已令子弟具報于外矣。令益賢之，詳錄其口供而上之。于郡守，郡守諭之，再四堅執如前。守大奇之，曰：是非賊，縱之使歸，全髮山中數季後始死。

康姓，本江西吉安府福縣人。其始祖姓匡諱恂，宋藝祖時與梁瀨同榜，因姓匡帝諱，請易之。帝書王康姜三字，令其自擇。定康

姓焉

長沙四十八願禪臨清池地當山麓境頗幽折開山之祖為秀  
白大師教下座主也今堂頭師別韻卞山下人為余言石頭希  
遷之見相寶塔乃衣鉢塔也其肉身塔在兜率寺二在衡山衡  
陽之閩臨湘水言出師口未敢即信存之以備考訂可耳

錢坤云豐潤縣南二十五里有車軸山上建無量閣尼窣氏居  
窣氏年五十餘一日告衆生化曰三年後啓窣吾復活矣逆洎  
然而逝衆以全身封窣中屆期衆數千人啓窣顏色如生以手  
拍窣其肉顫動而血不凝以針刺之血出如注然竟不復活遂  
封窣而建塔焉

楊涵齋述建義炭林梁殊阿克薩之提甚詳建義本江西南安

副將後陞辰州協鎮平西兵至降于周後在湘潭涵齋勸之投誠偽周平封建義侯甲子之冬上在景山台見語良久論及火器之利因問所以禦之者曰惟滾被為第一上問滾被為何物侯曰即人家所用之棉被也上笑曰是何能為侯曰柔不能制剛耳因詳言其進退滾閃之法上頷之又問曰滾被之外更有何法曰有滾牌臣家有其器上立命取至曰汝家有能用此牌之人否曰有數人耳遽召六人來于上前舞蹈上命善射者數人以電頭射之數發皆不能中矢未發已滾至面前疾于飛鳥上大喜問能用滾牌之人何方可以召募得人幾何可成一旅侯曰多則一千少或五百可以用矣惟臣鄉漳泉之人多善此者須于閩募之上曰此去閩遠往還非數

月不可今直隸山東河南多臺灣投誠墾種者皆閩人台用之  
五百可得也矣曰誠如上諭遂台募教演未幾而成亦未知

上之將何用也至丑春夏間上命往征羅剎國阿克薩  
城羅剎國在極西絕荒遠幅頓極廣阿克薩其極東之邊畛也  
在烏龍江側與梭倫鄰樹木為城一將守之兵不滿千其人猛  
如虎豹而火器尤利發无不中梭倫時被其害子女多船搶擄  
殆盡梭倫之船為天下最以羅剎故不得時貢且數以羅剎之  
過上訴上既平三藩未嘗一日忘羅剎也乃命彭椿公領鐵  
騎三千為陸路將軍林興珠領滾牌五百為水路將軍往征之  
水路並進上曰阿克薩城吾得其地衆少不能守多則餽餉  
難吾非欲其地特以梭倫時來哀訴吾不忍其侵暴命汝往討

其罪汝彭椿體朕此意林吳珠老将知兵宜聽其方略以時進  
取邊地早寒不宜久駐林侯南人且老不能寒城克令其先歸  
汝彭椿撫其衆欲歸羅刹者放之歸有降者與偕來燬其城柵  
踐其土地蹂躪之使不可復耕牧則自外四十八旂揚兵而歸  
若五六月閉不克亦即罷歸待來歲再計之兵進五月閉至其  
地以梭倫人為向导初羅刹屢得志二十年無一騎至其地者  
城既狹小則皆散處于外脩益弛梭倫人導吾衆入深山中亦  
不深諳這路略識方向耳見有人烟趨圍之數家聚耳屋皆以  
桦皮甚堅緻執其人問之則去阿克薩不遠矣有一人逸而交  
林侯曰宜亟進矣掩其不備而圍之令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  
者不得出少遲衆合不可當也無待舟師彭椿公遂以鐵騎三

千進比其人至兵已迫城下矣城中人不多衆散處不得合內外隔絕城四門皆有巨砲猛烈不可當然司砲者皆隔于外城無能施放者遂困之而城堅不能驟下城有守將其父亦守一城相距七百里城傳烽燧其父率衆五百自上流乘木筏順行而下五月二十三日圍阿克薩二十五日救兵已至偵知之林侯曰是兵自水來若使登岸則不可當吾以水軍往迎之皆斃之于江中大軍之圍不可撤也則皆令衆裸而入水冒藤牌于頂持搗刀以進羅刹衆見之驚所未見呼曰大嚼韃子衆皆在水火器無所施而藤牌蔽其首槍矢不能入以長刃掠牌上折其趾皆踏江中殺傷大半餘奔潰而逸興珠不喪一人復圍城興珠曰此倖勝城若不克大軍至無噍類矣令三千五百人入



取艸一束堆城下，不下即火之。城中呼號請降而出，縱其守將歸。有降者置軍中堅守之三日，而城下矣。遂先歸侯之衆在瀋陽，陞騎而死者一人，病死于途者三五人耳。未嘗亡一夫于敵也。陞見上大喜曰：「林侯之功，史冊所未有也。」下部議賞，不酬其勞。上命更議彭椿公既平其地，甫歸，殺而羅刹已于其地復建城，比前愈巨。益其衆耕牧，如故，掠梭倫益甚。上怒彭椿公踐踏其地之不力也，以前功折其罪，而并侯之功亦不敘焉。林興珠雖老，不能一日无婦人，清制惟王行師可攜婦人。貝勒貝子公皆有定數，公以下不得有林以女子髡其頂，詎為男子裝，置帳中，興珠不能交結諸當事，更不善事。上之左右初上命侍衛佛寶闕隨師東，興珠以帳有婦人，不令二人坐，未則坐。

之帳外烈日中二人以此怨之歸譖之于  
上曰與珠固善  
戰然經他不持重無大臣體且私攜婦人  
上曰彼老非婦人  
不適可無問也然以此少之

子霖在秦欲游太白李雪木曰兄氣弱不宜往地高寒冷侵人  
且多電有片雲起電即落有大如屋者路見雲色異即疾走匿  
山岩下以免若行遲或不諳徑多為電傷故諺云窮不游武當  
富不登太白

饒紳言有馬醫子病痺脊間有塊礙手病日甚百藥不效死矣  
其父恨之取刀刮其脊有物如筋狀軟甚取出刀斧割不能斷  
其物既出而子之鼻間糊二然撫其胸前微溫遂縫刀割處置  
之于地久之漸乾經一晝夜能言索湯水竟生矣調理久之而

念此事難在誕然，有至理華陀之方，皆從此入，想惜其學不傳耳。聰明而能深思者，當于此別開一路。

李棠，字紹林，桂林府臨桂縣人。以御史降廣東雷州知府。三桂變後，檣車運至常德。棠在朝曾特疏糾三桂，故欲得而甘心焉。至則以其人望宥之，以為中書舍人。未幾，衡即位，陞大理寺丞。後投誠于韓撫軍世琦。棠昔亦嘗論韓，三不以介意。厚遇之，入朝。上怒其反覆，謫戍遼。左仲翔在常德嘗主其家。

在衡時，三月中聞蟋蟀聲。虞臣以為异，非曾曰：吾鄉四時常鳴也。又有蟋蟀墮于前，色爛然如白銀。此亦中原及東南所見未

者。

偶閱正揚二冊，乃汝南陳耀文之所著。以正揚升庵者也。升庵

之書固多謬戾而陳氏正之亦十得二三耳聞更有正二楊一書尚未得見正二楊與非二國語千古奇對也

紫庭言西洋有製南鉛法每鉛一石道出銀四兩銅六斤餘皆變為黑鉛亦厚利也余向以黑鉛置南鉛則南鉛皆變為黑鉛然為時頗久若不多折耗則利亦可倍

楊升菴云史記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俯察旁羅什臺登庫尚書考靈曜云冬至十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南蟲順除之除林筆改作却依鄭注也鄭元注曰晝行十二項

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蟲循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據此則旁羅乃測天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羅也十二項者十二時分為十二方也此可補史記注之

遺此說有據而晦伯非之傍羅為測器即不可以證史記而今人名向盤曰羅經則確本之此也余謂十二項即十二向也

楊云唐諸幕雲性嶺上積雪在鷲間山凹之地堪為墟市者曰鷲周禮曰禁其鷲注調以力爭鷲以口爭交市之地必多爭故禁之此益可以證鷲之為市其義所從來遠矣後世市謂之墟歸市曰趁墟言有人則鷲無人則墟也蜀謂之場滇謂之街嶺南謂之務河北謂之集此解唐詩鷲字甚可而陳力非之亦太過矣

考得漢高祖起沛時年四十八崩時年六十三

與紫庭談諸葛孔明之出初山屯兵五丈原之失歎陳壽之論孔明分寸不失觀場矮人未可與論古今也紫庭見解超卓迥

出倫類天下不多見也

衡岳集賢書院在集賢峰下。祀李鄭戾韓昌黎趙清猷周濂溪  
羅洪先五先生。明太常夏良卿謫守茶陵時。同編修張治知縣  
彭簪所議建者。後因朱晦庵張南軒二祠燬于方廣郡人曾鳳  
儀重修。是院遂以朱張二子之主。增之春秋合祀焉。今亦以僧  
寺之書院地基頗寬敞。屋宇皆修整。寺祠皆有數僧。差覺不宗  
寞。環院皆松篁。左教武為退子頭。胡文定公專祠在焉。又半里  
為湛甘泉書院。二旁崇雲洞。左上有陳白沙先生祠。甘泉少承  
白雲之學。以白沙嘗寤寐衡岳。卒于是。構祠於此。院左有甘泉  
坐石有端默石。有甘泉洞。

南岳規模弘闊。適于岱宗。無論高華。初陟山麓。即覺氣象迥別。

羣峰羅列，層二浮出，各種奇秀，而雄渾博大，絕无崢嶸刻削之狀。正如雷尊象鼻，雖丹碧爛然，而太朴渾淪之氣，非鬼工匠手所能擬議。又如杜少陵諸絕句，必非清新俊逸，超脫幽奇等目，所可形容者也。

南岳絡系潭，當萃岳巔之右，其上飛流數道，穿諸巖而來，匯于潭。潭在兩山峽中，亂石林立，急流觸之，怒躍旋而成潭。蓋水安流渾而為一，則其色紺碧；一遇擊搏，衝破水面，噴濺而起者，其如珂如璽如躍冶之銀。凡水皆然，茲急澁遇石而碎，急不得復合，而求合愈急，則旋而為螺文。水當方破未合之際，色白如霜，雪水為石硃，千條萬縷而下，歸于潭，皆細如蛛絲，重二漩復潭，如一極大車輪，運轉于下，而縑諸巖之水，抽為銀系，以下洩不

知化母于何年月日理此一副機杼。禮二至今。歷終古而不窮也。初命此名者為誰氏。可謂善于體物者矣。

絡系潭而西路反稍就平坦。石益奇秀。森列諸峰。稍二出泉。左右交流。淙二若琴瑟笙簧。路當平行處。皆良田。疇引山泉。以灌漑。至絕頂而猶然。人言南岳無地非泉。或隱或見。或緩或駛。或上下承之。或左右分之。漚之。細若鳴弦。壯如奔雷。俯為垂珠。仰為噴雪。僧厨舉坎不汲而止。茂香為礎。起止自如。泉所至為田。所不至為圃。乃此山之獨靈信有然矣。

南岳玉板橋。或曰御班言宋徽宗嘗至此。故名。案徽宗未嘗南狩。安得至此。野人之言。不止齊東不足信矣。

于玉板橋回望岳廟。在咫尺。天朗無雲。剎流亦明。澗可見諸峰。



斷續起伏如龍蛇蜿蜒或見其首或見其尾或見其爪牙盤旋  
糾結勢無定向真奇觀也

上封寺西一里為湘南寺基寺踏烟霞峰麓境極奇峻有巨石  
峭壁鑿大觀字趙岍筆也其下有隱身巖唐懶殘以指畫石曰  
身健端須飽此心問山臨水極幽尋侍余書徧湘南寺卻向山  
中老定林

余謂南岳乃一幅朝會圖也祝融一峰獨尊最上羣峰不能望  
其面目如聖天子端拱穆穆于九重之上天柱諸峰環列左右  
如公孤岳牧重紳正笏侍立于丹陛之旁七十二峯羅列其下  
如羣寮庶采揚塵舞蹈于階墀也紫蓋一峰別向而走如大將  
受命于朝鑿凶門而出得專征伐以討不庭五嶺諸山拱服天

末如四夷八蠻稽首向闕于絕塞也中國威儀已定粉本于此山矣

南岳有飛來石船在祝融峰下長數十丈蓬桅篙櫓無不逼真嵌空架兩石上昂首聳尾儼然百萬斛之艘凌空御風以行而暫維于此者國初有僧號破門結茅于其下師能詩善書書法為湖南第一庚寅順治七年南陽彭禹峰先生來游南岳與師把臂入林相得甚歡贈之以文中有云石船有時飛去如和上頭顛何次年辛卯三月十二日夜大雷電石船震碎禹峰之文遂為識云聞之山僧曰是日午後見有野狐曝其上忽紫雲垂下雷聲大作而狐斃半夜大雨如注山水泛漲推舡去疑以擊狐之故驚起鰲龍也翌日有南天門道人于其所拾得雷楔一

長四寸，闊一寸六分，其上臄崩去少許，亦異矣。

南岳羣峯皆向祝融，獨紫蓋別為一局，然其支皆眈湘而止。湘水自西來，繞衡之南而東，九背九向，歷歷可數。蒸水來於茶陵，之水皆在目前，諸峰不能一一知其名，浩然羅列，殆以百數焉。止所謂七十二哉，昔人蓋目其巨者耳。

身之所處者高，則目之所及者遠。人立平地，平目而視，不過數里，目光之所切止于此矣。

武昌縣城甚小，即古之武昌也。孫吳之所都，庾亮陶侃之鎮，皆此地。今之武昌府則江夏也。縣城臨江，廩樓在焉。元次山之退谷、蘇長公之九曲亭，皆在縣城西吳宮故址，則西山寺也。

喜雨亭記後段云：歸之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

歸之太空太空冥冥慎菴曰天子曰不然當作天子曰否蓋上下皆用韻而此句獨不然也

後赤壁賦蓋二客不能從焉錢慎菴曰此句之上必脫一句而焉字當衍蓋從字與耳字宮字韻叶而上句脫去亦不成文理也

慎菴摘崔芳功黃鶴樓詩之五六云六之鸚鵡洲乃見成語漢陽樹則担拍成對耳且芳草萋萋亦屬見成而晴川歷歷則何所本且歷歷漢陽樹裁以成句而萋萋鸚鵡洲成何文理古樂府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是歷歷字貫下樹字而萋萋字則連上芳草字矣律本二對今止四句皆不對矣而五六又草率如此太白閣筆而千古更無異辭實不解也若云只取氣格

耳既云律矣何乃只取氣格耶慎菴此言細入毛髮吾恐考功青蓮復起于九京亦無以對吾慎菴矣

吾少讀東坡赤壁二賦已知即此一題將錯就錯原自絕妙千古而後人較二考訂校正一何愚也赤壁本赤嶼見鄴道元水經注昔臨大江今壁下長巨洲成陸地距大江遠甚滄海桑田之變亦甚速也赤嶼者乃一巨石突出于外形如象鼻其色微赤故名即毛寶放龜處也嶼下有亭中豎石碑一座大書白龜渚三字亭前鑿白石為巨龜形矯首水崖白龜渚之上復有亭中塑子瞻像有子瞻臨江諸詞亭中有額徐子星題曰千古風流亭西向亭之東上有堂三楹榜曰二賦南向兩拜錫諸名士詩文甚多又東北上有石級數重上建保閣曰留坡庭中巨碑

鐫前賦，乃元趙松雪所書，嘉靖中黃岡令孟津刻之于石。又念  
奴嬌大江東去詞，大梁鄒鳳儀所書，皆俊偉可觀。閣已廢，不可  
登。閣之南，下有亭，扁曰醉月，轉而東南為新梅王公新祠，昨為  
霹靂所震，今更新之。夫亦僻諸亭閣，皆坡公舊迹，頽敗零落，不  
可名狀。而王公之祠，巍巍輪奐，乃余空手神之怒也。

王公祠東一小庵，又東為晏公廟，相傳大江昔經其下，為泊舟  
所，祠禱最盛。今距江既遠，略無牲牲之獻矣。嗟乎，勢之所在，人  
爭趨之，勢去則冷，雖明神不免，而況于人乎。

白龜渚，大江雖遠，以水大猶存溝港焉。緬想石臨大江，行詭巖  
岩，蒙茸虎豹，蚪龍皆極形容之致。今地既平坦，石亦不高，无足  
觀矣。

太白詩云衡山蒼<sub>二</sub>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老人星近南極  
中原不可見必登衡山之頂而下望今時中原夏夜老人星  
出地平數度矣則南北差為之也余意祝融之頂夜觀象緯必  
能見近南極諸星如十字架蜜蜂等世之通天文者絕少故世  
罕知焉余至衡山又不能留信宿以見世人所未見亦付之  
无可奈何已

衡山有望日亭僧云惟此地可望日出當天氣晴朗時雞初鳴  
坐此以俟日出如車輪奇莫能狀而山下方夜半全暗云登岱  
宗日觀者言亦如此

望日亭之東壁刻岫嶽峰為碑七十七字碑本在岫嶽峰韓昌  
黎詩曰岫嶽峰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赤科斗拳身薤劍披

驚飄鳳泊擎龍螭事嚴迹闕鬼莫窺道士獨上偶見之我來咨  
嗟涕漣而千披萬索何處存森二綠樹猿猿悲劇禹錫寄李衡  
州詩曰傳聞祝融峰上有神禹碑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韓  
以為在岫嶠劉以為在祝融蓋唐人多未之見也迨宋朱晦翁  
張南軒博采廣搜竟不可得晦翁著韓文考異謂衡山實无  
此碑以韓為傳聞之誤故六一居士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鄭  
溥仲金石略皆不載此碑嘉定中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帝  
打碑刻之夔門峽中後亦不知所在僉憲張孚文自長沙得之  
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于岳麓書院首字皆科三不可  
識嘉靖初國子生沈鑑自謂能辨此因為之釋且謂有神人授  
之夢中者益怪誕而湛甘泉信之為文書釋文後而楊慎即瑛



亦各有釋文字多不同。管大勳憲使又翻刻于此。余睹流傳刻本久矣。形聲意象。展轉求之。不得其故。大都古今人非自欺。則欺人矣。為人所欺耳。六經諸史。暨三藏十二部。諸家之言。皆然。不止一岫。碑已也。

衡山有觀音洞。二上有石橋。陵空架石。自下望之。非復人間境界。橋畔蒼松倒垂。云昔已枯死。今其半復活焉。羅念庵所手植也。

衡山二峽中。適地皆野蘭。葉不及福建者。花綠色如碧玉。香遠過之。

靈巖。繼走和尚。應南岳福嚴寺之請。攜數千金。領職事人等。至衡山。時繼公名震海內。道俗數千人送之入山。至福嚴一宿。監

院方營齋夜大風拔木飛屋毀瓦落盡達旦不休師台衆問曰  
福嚴向多風否衆曰福嚴數千年道場向若多風何以安衆繼  
公默然幸衆即奔至中山上堂而歸此後無復災之者。譙公東  
歸韓言其事故知之者少。

凡讀書交友登臨皆須全副精神應之若當精神勞瘁之時少  
一懈墮反成礙如坐不可不慎。

余宿衡山雲開堂時夜半夢醒聞雨聲如注風撼屋宇皆動曉  
起主僧來言夜來峰頂大雪湧出屋後仰望自香爐峰以上皆  
為雪覆如銀堆玉砌香爐而下依然翠靄千重時風雨猶不止  
想上封正在撒鹽飛絮也。雪景之奇于斯極矣。

武昌縣之西山寺基即吳大帝之避暑宮晉之靈泉寺也寺左

有九曲亭乃東坡之所創造而子由之所記焉者。向曰文章名義乃于北溪之所書。又曰九曲烟巒則徐子星之所書。聯曰身世摠虛浮醜酒臨江笑孫郎官名避暑霸業而今安在江。其面目登高作賦獨東坡亭傳九曲風流千古猶存亦徐子星筆也。境佳絕東坡眼力同自過人。

雪嶠山居詩云不定游方不戀家下林移步即天涯無心遇境

二偏勝坐眼看山

二轉佳

佳當依嘉

頭帶曉烟行薜荔身沾殘雪臥

蒹葭村齋一飽樂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此詩別為一格清硬極矣。又有題畫詩曰買个小舟撐村南與村北何時撐上山拋舟抱雲宿又題畫句云石梁橫雲翠滿空一片螺山響飛瀑又句云沙嶺無蓋煮青天皆奇句非人力所能到也。

余自幼有五岳之志自壬申之春始登衡山上祝融望七十二峰紀游覽當自此始雖然昔人五岳之游所以開擴其胸襟眼界以增其識力實與讀書學道交友歷事相為表裏而有顯秘之殊為益于語言心思之表故其益二大觀成運先生之教伯牙可以悟此矣吾輩登一名山覽一奇境而自審其胸襟眼界依然吳下阿蒙又何苦費時日喪精神勞僕夫之筋骨減香積之法食而登降上下為耶反不若酣寢于茅屋之下之為安且適矣不可不猛自警省

李杓機不知何許人行乞于漢口不畏寒暑不擇飲食喜吟空肉語蹇澀不可辨至人家輒取紙筆亂書不止字多不識間有一二成句者四方人言其語多奇中有乩仙降筆稱為仙人李

柳機云不庵先生嘗見之曰其所書詩句多宗門語蓋宗門中  
人也漢皋小草中有李異人傳紀其事余遇之漢上立一木器  
店前羣兒圍繞无隙處柳機帶笠衣綠布棉襖口喃二作半眼  
時睫無已持烟筒連吸數十筒猶不止岳濤以其所書之帑呈  
予首幅云鬢髮頭髮黑白眼睛天童法子金粟的孫其後字多  
不識矣觀此則是費隱或石車會下之人果一禪客也每幅之  
後必有南京報恩寺恐此人乃金陵遺老逃而之禪別成心疾  
者也亦可憐矣而世人反以仙人目之不亦冤哉嗚呼世間事  
類如此者亦復何限為之三歎

甲戌四月十六日于郴州見毛蟲化為胡蝶張翼盈尺幾與羅  
浮爭雄長矣

柳州又有物形如蝦蟆，色甚綠，四足長過于身，指爪甚異，能援樹木，升其顛，附牆壁而上，行如猿猴，蟲豸也。不知何名。前可中文石輩于後園見此物于樹抄食花，執而縛之，投水中，亦能游泳。今日更見其一，皆所未嘗見者。

料理秦邊九衛圖，著色畢，丹碧燦然，亦可喜也。雖未盡余胸中境，矧然山川之阨塞險要，駟站之迂直遠近，兵將之所駐札，外夷之所游牧，已纖悉畢具矣。圖邊塞者，未之能過也。

李楚玉有友數十人，皆蜀會少年英俊，人各有長，相約各執一藝，務盡其理。數日一會，較其所得，必快聚一二日，有不中者，必罰焉。今皆斐然可觀矣。此與余教諸子之法，不期而同。聞之不覺狂喜，然余風塵奔走，未卜歸期，諸子四處合并，無時不如。

諸公多矣，為之慨然。

圖麟曰：賓主必相忘而後可久。余曰：忘履足之適，忘腰帶之適也。忘賓主之適也。圖麟為之擊節。

彭岳故住善化縣右鷄公坡，門徑幽深，有山林之致。書其門曰：白髮消窮遠，青山傲古今。讀此聯，可想見其人矣。

松坪詠一人送陸稼書去宦詩中一聯云：有宦貧過無官日，去任榮於到任時。佳絕，非陸先生誰此者。

嘉定寶山衛築于明永樂七八年間，時漕尚用元人海運，行海者望海收帆，此地皆平壤而黃陂乃入吳之口，特築土山三百餘丈于江東對峙，所謂寶山也。有衛城久廢，其基猶在今。

上命移其磚于內地云。

文重師出家于會寧嘗游學于寧夏寧夏城北二里許有海寶塔古道場也圯廢久矣有山西商何痕真兄弟六人以拳勇武斷鄉曲為人報不平賈于寧夏偶于途中避雨聞梵唄聲乃穴僧結制修淨業者瘡真有省慨然曰我于何日亦得如此足矣游海寶見塔心動遂損數千金建造叢林觀模弘大請慧光和尚主持佛事慧光廣東人入終南山習靜苦行數十載龍天推出允為一方唱導之師不受他人爐拂亦不徧執一家言或禪或講違學者之意嘗榜于柱曰大檀越不見僧過善知識能順物情戒律精嚴福慧具足憨山紫柏而後所僅見也文重師在塔下曾為庫頭故言之甚悉

影餘處有三悟書三悟者星怡穴悟人悟也云其書出榮國姚



蔡靖手人悟一書為他人假去余取星悟穴悟二書觀之星悟則取神道大編天文實用之說以地平環上星安命宮而雜以中國五行生剋之理而成之穴悟則堪輿家言耳而發端二員經緯度乃近時稍知西學者偽為之託名榮國耳術數之書大抵太公子房武侯蔡師輩无一得免况榮國耶向者止于奇于風角禽星陣圖等今又失及泰西之學矣然惟神道大編出于洪武中有吳伯宗之序天文實用及地球經緯圖皆利氏西來後始出姚榮國安得有此一副學問耶市井小人被其愚弄無足怪者獨是讀書明理之儒亦從而信之鑿言真不可解也小謝新居弘敞正堂顏曰融中蓋取天台員融三觀義于三觀內獨挈中字則已不融矣當曰融三庶无偏倚

吳三桂之婿王長安嘗于九日奏女使于行春橋連十巨舫以  
為歌臺圍以錦繡走場後後之人皆紅顏皓齒高髻纖腰之女  
吳中勝事被此公占盡乃未變之先全身而沒可謂福人矣  
張碩忱有自製自行時盤暨兩響小銃皆精妙不讓西人也  
金華府武義縣明招山惠安禪寺乃晉阮遙集之宅捨以為寺  
者也唐有德謙禪師號獨眼龍者嘗主斯席疎山見瀉山因緣  
不契瀉山指見獨眼龍者即謙公也宋呂東萊寓此著次事記  
朱晦庵葉水心陳同父皆往來于此有金韶亭蠟屐亭皆阮公  
遺迹玩珠則東萊遺迹也自元迄明無興復者今頽敗甚  
諸葛景門于粵中見一異事長壽庵者今石濂和尚所居地本  
菴有蒼舊遷化已十四載矣封龕于室尚未入塔石濂偶有興

造將茶毘焉。已擇日矣。忽見夢云。我龕中由身堅固不壞。它日壞當出不可焚也。請開龕以示四衆。石濂疑信相參。乃禱于龕前。曰。若予一人獨言。恐涉妄誕。如師有靈。乞見夢于大衆。其一。六衆果皆有夢。遂徧告諸山耆宿長者。凡士四衆雲集。而啓龕焉。顏貌如生。端坐拱手。指爪甚長。惟腮及頰上有小蛙孔二。置高座供養焉。四座驚歎。咸以為得未曾有也。

林西仲。閩之閩縣人。戊戌進士。為徽司理。汰冗家。兀耿積忠之變。不屈。繫獄兩載。丙辰九月。復閩得釋。西仲于己卯二月。夢顏落几上。已而飛去。至丙辰八月。忽夢顏復歸。而王師于次月復閩。新安迴龍寺僧。嘗為西仲塑小像。彼時頭亦自墮。失去踰年。方得之鼠穴中。用漆粘合。宛有頸痕。可驗。去斷續年月。與夢仿

佛相符約異極矣。

於開元宮看貢絜圖，雖不能辨其真偽，亦佳絕矣。畫至元人別開一路，墮入十里雲霧中，惟松雪守定唐人規矩。此圖本唐閻立本粉本，載在畫苑松雪蓋臨之也。有吳鉞庵跋，文亦道逸。乃虞山錢介王所藏弄者也。

廬山僧書紅葉上一詩佳絕。隱公錄之，牋上字亦佳。詩曰：小葉飛來不忍看，赤顏專為太虛寒。樹頭零落秋將晚，一片丹心血未乾。隱公云：此僧乃金道隱之姪也，惜失其名。

洪之

崇禎庚午，阿迷州土司普明聲作亂，初阿迷州鄰土司祿之。父曾殺明聲父叔及姪，久圖報復。洪乃糾濃昂沙龍諸土司合謀，共肆萑苻于當事。明聲滋懼，遂成騎虎。至次年卒末，所殘破

州邑如彌勒州十八寨所村屯如竹園朋溝羅洪寨一畝田等  
俱蹂躪一空。朝議大師征之，更議用土攻土法，令祿洪輩協力  
合勦，不知其原為狐兔。陽相佐而陰實和也。是年秋，雲南冷以  
使周公士昌受命監軍，統大兵七萬，而阿迷州圍數月。明毅密  
偵我伍譚卒漢突入大營，祿洪佯逃，各將驚北奔潰，自相踐踏。  
死者甚衆，士昌為賊死。文武官被害者共十八員。明毅乘勝益  
猖獗，即攻圍臨安。三日，夜知府秦懋觀登城，數其罪，賊歸罪中。  
朝謂保滇將尚士傑所為，飛火礮上城，幾焚秦侯棗。城中諸紳  
共憲不守，湊萬金墜城下，并責以桑梓。談圍乃解。先時明毅與  
土官吳必奎有鴻溝約，更欲攻廣西府。經路宜良，徑入省會，以  
踐前盟。時烏合之兵，散不能收，而司帑告匱，惟閉門死守耳。廣

西知府張繼孟時攝行道事極知兵餉不敷欲圖權宜計乃數  
明毅十罪令門張質生員王見可持檄往說之及城賊懼我從  
城上檄讀畢而泣曰數我罪義也知我仇智也招我降仁也  
更不我疑信也有此四德夫復何虞並問及鄉貫使者以扶風  
對明毅拊掌喜曰事何奇也昨交趾武懿公寄札云東漢時交  
趾作亂扶風馬伏波將軍招之降至今有嶺南銅柱今招我者  
亦同是邑未必非天所以宥小人而賜之生全也不降何待即  
令兵目阿補付以降文隨二使詣府乞降請于息宰河提見郡  
侯曰息者止也宰者殺也息宰二字有止殺之義即詩所云  
劉也允其請達之當事輒再四諭阻恐中賊狡擄而挾撫焉侯  
曰所慮固然但思兵連不解隗運不休古猶忌之矧今日兵無

可連觀无可運徒束手自斃何益且忠信篤敬靈輅可行息宰  
之約自許而自食之若之何其以示疑耶遂堅意整駕行將二  
月二十有五日也繼孟弟繼周暨郡人士諸隨侍員優苦，爰  
阻繼孟不願歷深林大箐經三日夜至息宰賊尚在疑信間以  
隔河投見報繼孟笑對使者曰彼欲詐使情我亦欲申我法隔  
河非禮也渡之便賊夜偵無兵始率眾渡河札兵松林下隻身  
伏道左叩首乞降繼孟馬上鞭指曰汝是普明教乎光天化日  
之下何以為祟已犯不赦之條但既來降應以不殺降之法待  
汝矣命于息宰寺候鞠及至寺前賊千餘執械圍繞以防我謀  
諸從者毛悚繼孟不之懼衝羣以入明聲敬迓如神俯伏階下  
汗淋漓泣訴被誣之由備悉其款再泣乞宥繼孟曰余洎任後

不即整軍問罪，正憐汝無知，姑<sup>若</sup>悔過，以門自新之路。今既知罪，自應達之御前，可待汝以不死，遂令畫供，明教感泣，眾皆帖服解散，且獻銃捧刀，指而誓曰：「小人不自量，力度勢，敢狡焉以逞，茲者首領之保君侯，思其敢護也，倘負德意，有如此刀，又叩謝曰：「昔伏波招交趾降，見有銅柱，今小人投君侯，可云銅柱重光，即傳兵目搜采貞珉，以紀其事，乞留一言。」繼孟接筆題之于壁，見檐扁書皈依寺，繼孟曰：「汝既歸順于<sup>茲</sup>，當易公局上反字，改曰歸依明教，叩謝而去。」繼孟慮即人驚疑，乃兼程歸，即漢夷人士郊迎而賀，當事者靡不歎服。及夏，案滇李君下車，悉其<sup>以</sup>達之當寧，是年七月，明教乘撫音未下，欲報祿仇，圍祿之甸尾城三日而下，洪僅以身脫，繼孟聞之，遠冒風雨，七日至寧，面為



呼叱朋聲踞泣以父叔殺之仇訴。絳孟曰：人誰無仇，解而乃釋，愈結不愈深乎？乃促之令去，仍責還祿之母及二妾一幼子兩青衿弟，戒獲十八人俱解之。當事給洪矣。至九月，明報恨家奴何天衢投漢，授以爵，復欲甘心于何兵已屯三鄉，而明報尚未赴也。繼孟密令張質用間于有子之妻萬氏，令氏弟萬人英達之。伊子謂此時受撫，後子當襲，不則幾百世基泯矣。萬氏依其說，苦責其夫。時三鄉辱以兵北，氣而內，又製之時，魚徒發瘡，恙，閱三日中氣而死。人奔禍根絕矣。此次年春，適普兵頭奈何奴逃，投臨安兵道，僞萬氏不脩，渠作向導，一鼓城可破也。時武弁輩誤信其言，急欲邀功，報之當事者，請兵餉舉行。值繼孟入省，與聞力止之。當事者陽聽而陰已發兵，且繼孟餉適絳孟中恙伏。

床聞之大不懌，兵果圍阿迷城。萬氏初以為奉旨之兵，守死以待。訪知之，更以逆寇兵為名，喪我軍五六百餘。當事者始怨及首事已成，噬臍。案滇妻君星夜遺札，綰孟令入阿迷解其焚，而綰孟疾正劇，強起臥于輿，歷八日夜而至臨安。見妻君議其事，即日帶疾以入。萬氏泣迎道左曰：「氏以少年妻掃守，韶齡之兒，閉戶安居，不期上之人何苦借人性命，要自己功名耶？」即署州事。何二守亦密合其死于此。此句有脫則氏之所不解也。向非君侯來合，即士民當不分玉石矣。綰孟乃憫以溫言，令撤其兵。閱三日，氏始不疑，兵乃始撤。綰孟旋即萬氏攜其子福遠投見，姜與之泣愬之，詞極悲切。案君憐其狀，且諒其无它，奏之御前，允其撫而滇南始獲寧謐云。

子霖言北都正陽門西月城中有開壯繆廟東月城有觀音大士唐其觀音廟乃崇禎中勅建以祝經略洪承疇而配開壯繆者也後知洪生降改祠大士焉

涌齋言嘉靖以前世無白糖閩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墮泥于漏斗中視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異于平日中則黃糖下則黑糖也異之遂取泥壓糖上百試不爽白糖自此始見于世經莊曰宇宙之中万美畢具人靈渺小不能發其蘊如地圓之說直到利氏西來而始知之硝硫木炭和合而為火藥方濟伯偶試而得之以此知造化之妙伏而未見者非算數譬喻所能盡而世人之所知者特其一二端倪耳豈知千世而後必有大聖人者出而發其覆也

○賜姓之攻南京。搃統余新為梁化鳳所愚。約降有日。遂不為備。值其誕日。祝壽。開神策門攻之。余新甘輝洪復皆成擒。余新跪而請降。甘輝不屈而死。洪復亦罵敵而死。

○洪復泉州同安人。初為優旦。賜姓拔以為將。丰姿嬌豔如婦人。而勇冠三軍。射能百步穿楊。賜姓嘗曰。觀汝才略。可為大將。惜汝之性情氣質柔媚耳。復曰。復蒙主恩。今至于此。必為鬼以報主。大將則何敢云。賜姓曰。何為也。復曰。為將者陣前陣後。豈能必勝。復効力行間。惟一死以報主恩。復之願也。賜姓嘗攻漳州。營為敵之所劫。披靡而走。思文所賜七印。一囊貯之。遺失于營中。復獨騎隨敵。後入營中。挾囊而走。敵始覺追之。復發三矢。連斃三人。敵不敢追。遂以印反命。後果死江南之難。

○鄭芝龍幼逃入日本為人縫紉以餬其口餘貲三錢縫衣頌中  
失去旁皇于路以求之不得而泣有倭婦新寡立于門內見而  
問之芝龍告以故婦曰以汝材力三百萬亦如拾芥三錢何主  
計 于是蓋其婦夜有異夢如韓魏公之夫人也二句未詳遂以厚貲贈

之而與之夜合芝龍後得志取以為室而賜姓之母也

○鄭鴻逵字羽公晚年得痿痺之疾手足廢不用夏月必以油入  
浴桶通身浸之安平之人无敢食油者皆以供鴻逵之用也疾  
後不起有醫曰此疾惟人胎可愈鴻逵即剖孕婦取胎為藥未  
幾死賜姓殺醫以償孕婦母子之命

○鄭鴻逵之子曰小園姓思文時亦同成功賜姓黃夫人之入都  
也惟小園不欲仕曰吾入海尋森哥去矣賜姓幼名森字大木

遂渡海至廈門未幾而死因失此人福建遠省之官俱壞壞

安平城去泉州府城四十里鄭芝龍之所築也海船直至城下  
涵齋曾見古銅器有名洗者有名丞者余疑丞即水中丞當于  
博古圖中考之

鄭鴻逵家于白沙白沙距石井十里海濱之沙也潮長不沒水  
落有路可通安平距安平約三十里鴻逵築半月城于其上曰  
釣浦後鴻逵駐金門

蔡道元字白號江門福建泉州晉江人丁丑進士死之時年二十  
九初投滇南推官至中途丁外艱辛已改長沙府推官持堵公  
牧游為長沙守公嘗夢禾芾素拜自以為芾之後身云癸未崇  
禎十六年賊張獻忠陷武昌七月陷岳州公督戰不支為賊所

執降將尹先民說公降公罵賊不屈賊支解公公罵不絕口賊  
遂據長沙十二月進陷衡永還忽拔衆渡江明年甲申正月王  
師恢長沙三月堵公復任始發喪治墓盧葬公于長沙府城南  
醴陵坡堵公為之誌壙復建祠肖像以祀之

在衡州時課惶茹二子對句云人歸雁後思發花前二花藥寺前  
迴雁峰後隋薛道衡聘陳作人曰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三  
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蓋迴雁峰在衡州城南而花藥寺  
則少北且是日適人日也天然巧合二子不能屬改為二聯課  
之

陳允康贈鷓鷓山百拙和尚聯云淡月能描竹清風解弄琴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事天治人莫如古絕學無憂書此三

言以代銘座

宋司馬光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誠乎劉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要語始偶思及此語深有悟入光卒于哲宗元祐八年九月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夫今之儒者之心為芻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為之變以圖治不亦難乎



余嘗與韓圃麟論今世之戲文小說。圃老以為敗壞人心，莫此為甚。最宜嚴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世眈之大樞機。聖人復起，不能舍此而為治也。圃麟大駭。余為之痛言其故。反覆數千言。圃麟拊掌掀髯，數未曾有。彼時只及戲文小說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為易禮之原則六經之作果非徒爾已也。

黃南嶺有望蘇亭。施茶所也。其上有菴僧見修母子出家于內。衛人全俊公請予為聯以贈。予題茶亭云：趙州茶一口喫乾。臺山路兩腳走去。題堂前云：奉親入道成真孝。教子離塵是大慧。題山門云：門外鳥啼花落。釜中飯熟茶香。

天下事有明知而故犯者。只是不勇耳。此孟子所以有養勇之

說也。余謂有作勇有斷勇。遇事敢為此作勇也。決于不為此斷勇也。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則斷勇又作勇之本也。養大勇者，宜自斷勇始。

事之成敗，猶兵之勝負，固不可以此動我天鈞。所謂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然既敗之後，則須思失著在何處，自以其失為它日前車之鑒。如弈者然，則善矣。若冥然悍然，不悔不悟，而漫然曰：吾不以得失動心，而更譴罪它人，則其人更無出頭之日矣。

在柳州時，門人輩游白鹿洞，歸得仙桃數十枚，剖而視之，太乙餘糧類也。

甲戌元宵前一日，于柳陽放炮，北風陰雨，覺冷甚。蓋新春以來

夏冬

無風不南，無日不晴。梅柳桃李，舊臘已如錦繡。昨風轉北，天即陰晦。寒氣偏人，如北方之寒。室中非火不足，以禦寒。天之陰晴，由于風之南北。地之寒燥，由于天之陰晴。湖南大抵然也。飯後益冷，沽酒羣飲，人各二三杯而止。亦皆醺然矣。飲訖，某二等忽然不見，詢之則知往東塔街觀劇矣。噫，優人如鬼，村歌如哭。衣服如乞兒之破絮，料諱如潑婦之罵街。猶有人焉，衝寒久立，以觀之。則靛色之穉人，固有不關美好者矣。夫登徒子之好色也，非好色也。宋玉固已言之。若夫觀柳如之劇，吾不識靛色之外，復何所有也。而靛色止若是焉已矣。比其故，有非推測而知者也。雖然，有至人焉，見吾之深探化元，細推名理，鑽故紙以終日。惟陳言之是眈，不循諸子之立，觀村劇，而諸子之視吾也亦

猶之吾之視彼也。莊生有言曰：其視下也。亦若是。

此下疑有闕脫

人

三往臺下覘之，皆不見。云：不知其已登酒樓。轟然，輦飲矣。口之于味，取其適耳。家飲之于肆，酌其味同也。問其地，則歌樓耳。未有勝于密室圍爐之安也。問其肴，窩一而已。此固室中之所可辨也。飲必于肆，馬徒取其褻而費耳。少馬，人先挾。人醉歸，歸而臥。二而起。二而吐。二而復臥。馬，人復吞飯，已具矣。使拾諸子，則復至臺下立而觀矣。且云：請余先飯，觀之不足，猶未返也。余飯未竟而轟。二之轂自遠而近，漸至室中矣。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而況以非禮飲者乎。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而況非禮為之而求其必應乎。爭而至于攘臂也，亦勢之所必至也。某人聞之，投箸而起，解之而歸。人捉某人

題

之銳以解其紛某人衣伴某人以醉某人則竟解衣而登榻矣四體之即安佚人之情也惡安坐而樂久立豈人情乎攘臂相仍至痛也以至痛為至樂吾未之前聞也然而陶然斯為樂矣必也翻腸倒胃盡出而後已臂之飲禁以求病也某人某人則皆然矣夫目之于色耳之于聲口之于味四體之于安佚則既余矣但未知鼻之于臭何如也夫集數百十人于臺下則酒氣汗氣下泄之氣氤氳醞釀可想而知根塵和合而識生焉意識了別于中而好惡因之以立人之與人比量而知不甚相遠也而此則烏乎測之夜飲時人起而不耐某人飲而誓之余與人皆有戒心焉余反覆中夜究不測羣公之境跡為何如也嗚呼異哉

甲寅康熙十三年偽周元年三桂之變柳已歸周三桂兵距江與清

兵相持山如春康熙十四年偽周二年揚威將軍和碩親王在吉安

為韓大任所敗走取萍鄉時大任進取吉安而夏國相留守萍

鄉萍鄉城南有七星臺高出城上二列三營以守清兵卒至于

二月十四十五日與國相連戰十六日國相擊七星臺兵以助

戰清兵衰陳取七星臺下臨萍鄉而攻國相不支棄萍鄉西走

時馬寶自岳州來援萍鄉留長沙高會三日兵出至半途值國

相兵敗即與偕走巡撫方雲鶴布政李子受一陽提統將軍高

起龍亦隨出城至湯河而止使反覘之七門大開空城無人

清兵猶未至也蓋十六日夜長沙湘潭人聞清兵且至于二日

中已逃盡然清兵力竭亦不能乘勝席卷而前十八日夜馬寶

國相等復入長沙守城未及浚濠而清穴于二十二日至城下  
圍攻三日不克有王子掇金甲登雲梯而上與羅二相持馬寶  
自後并猛二斬于城下而斷其梯清兵競捨王子之屍致斃數  
百人退于七里山阿彌嶺掘濠而守之自此吉安之援絕矣初  
龍泉人郭公子起義兵以應偽周奄有龍泉太和安福等四縣  
後與大任不協不相接應而吉安之勢已孤矣至丁巳春康熙  
十六年偽周四年將軍穆占至與揚威將軍兵合攻長沙占驍勇善  
戰三桂聞之懼自澧州常德來長沙三月初一日有官山之戰  
先是穆占自陝西來至岳州將攻之貝勒以三桂所築土城不  
可攻不可與占偕占知不能取即由平江走湘陰瀏陽山中至官  
山與楊威兵合取長沙官山之戰殺傷相當穆占軍為平西戰

後之所蹤踏亦不而退守至戊午春康點十七年偽周五年占南

取柳州自醴陵茶陵攸縣安仁至永興畛有鄉人熊和尚者為

之向導自永興之東北十八都走虜江市之柳州之百丈柳州無遠

界萬壽山走下都橋口秧溪田心空路口至楊子巖阜南樹于

蘇仙橋東柳江祠後而營固二月十八日取柳州偽麻固二月

是蓋三月州牧劉漢胡與居民相率而逃易將軍石固山修固

山達漢太馬斯良按察金事皆在軍中以隨征韓德為知州久之

柳州定取永興而守而觀音崖為偽固兵所據時三桂已在街

州即位三桂于丁巳四月初一日至湘潭十一月死穆將軍留

鎮柳州易將軍等統大兵數萬人將由永興之北直取耒陽以窺

衡州三桂命馬寶以兵迎敵寶等設伏于鹽沙嶺以待山在永



興北六十里，形如蟹螯，寶等俟清兵入谷，伏起軍于谷口，設拒馬而阻之。清兵不得出谷，于峻嶺之上發火器以擊之。清兵殲焉。易將軍石固山皆死，佟同山等僅免。以數騎遁，寶追至永興，將渡便江，有神兵見于雞公山，始退軍。馬兵雖敗，而穆占坐守柳州，終為衛州牽制云。

熊和尚以向導功授前鋒千總，小人得志而驕，恣掠暴虐。穆將軍命韓知州杖斃之。

石固山死，傳首衛州。梟于市，後一老僧收而瘞之，簡親王至衛，其家人子弟有在軍中者，懸重賞以購之。人言老僧名而問之，固山之齒鑿之以銀言而相符也。發而奉以歸，以百金賂之。雞公山奉真武像，今勅封佑國寺，命達爾漢

兵部中馬斯良太致

祭山為鳳皇山

句首疑  
旺改字

穆占征南大將軍

予在柳州時有巫登刀梯作法為人禳解者同諸子往觀之見  
登二竿于地相去二人許以刀十二把橫縛于兩竿之間刃皆  
上向層疊而上約高二丈許予至少邊巫已登其顛矣以紅布  
為帕而勒其首束其腰者亦用紅布更為紅布膝袴著足胫間  
如婦人裝而赤其足蹠踞梯上梯之左懸一青布旛併一籃貯  
一鴨于中下又一巫鳴金鼓向之而禱久之梯上之巫探懷中  
出三筴運擲于地衆合穀報其兆焉巫乃歷梯而下置赤足于  
霜刃之上而莫之傷也乃與下巫舞蹈番擲更倡迭和行則屈  
其膝如婦人之拜行遠于梯之下久之而歸旁人曰此王母教

也。吾聞南方蠻夷皆奉王母，故事皆決而向。嗚呼！聖人不作，天下人心莫之依歸，而鬼神因之出焉。禱祀之事紛二，禠出矣。刀楸之戲，優人為目，連劇者佳，二能之。然其矯捷騰躍，速勝于巫，非奇事也。而其中亦有鬼神之說。又聞南巫有打油火法，焚油于釜，百沸而沃之以水，綠火騰上，巫以袖收之，至病人見魔之所，啓其袖而敷放之，碧燄滿空，物遭之而不燃也。此所謂陰火矣。惜無從見之。

誓自今日始，除經史典冊外，其餘一切文玩、惡俗屏除、資生文具，惟儲最下者，如瓦缶布衾之類，不得營金銅、磁、袖、帛等物。事皆易辦，舍亦不難也。以此自誓，如受詛盟。

余丁甲子初夏，在色山沈茂仁家，偶有外見，奮筆書曰：眼光要

故不極大處身體要安在極小處迄今一下乃不克踐斯言也  
甚矣知之易而行之難也

耒陽有杜陵祠也二後有蘇以為公墓僧守之按史大曆五年公  
至耒陽蘇令餽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故耒陽有杜陵墓自宋  
以來祠祀之然以詩考之公是秋又下洞庭欲歸襄陽尚有別  
湖南幕府親交及過洞庭湖詩則公不卒于耒陽可知余聞岳  
州更有公墓但未知的在何許此地雖有可疑然不可謂非公  
經行流連處也

彭蠡字秋水涑陽人寓江寧順治末雲南撫軍袁九敬

懋功藩司

顏乃耒

諱缺字洪定

皆聘之入幕康熙元年題授武定州祿勸州知

州八年丁外艱十一年服闋赴部復補江府新興州知州次

年三桂叛下獄未幾釋出後授翰林院編修出為行營兵曹隨  
胡國柱取樂昌攻韶州又隨攻永興授職方司印中偽周平後  
歸德長沙

馬子騰言襄陽名醫張岳未湘用附子必擇重三四兩者始得  
奏效云此語發人所未發今人用附子必擇重一兩四五錢者  
過重則以天雄目之矣余向亦以為然乍聞此言爽然自失矣  
嗟乎物理無窮人知有限胡可輕言格致耶

彭秋水放餘吟凡一百三十六韻前一百韻用杜陵夔府排韻  
次第已更用本韻三十六字以足成之敘漢事甚悉亦奇才也  
紫庭在浙川縣督種之暇取鄧元錫折函史纂成職官考一冊出  
以見示眉目亦自畫然所惜者缺六朝錄五代遼金元明馬符

汎六補成全辭，有益於後學之事也。

秋水言人以謙和退讓含忍寬厚為治人事天第一義，蓋深有得于猶龍之學者也。

十二日夜校對竟

著書 諸子百家可未盡也得濟編九州四海名  
隨之左李高尚書托湯海秋先生贈曰柯亦錄說  
增記于此